

玉鸟是基诺山的歌星,基诺山没人不喜欢她。每一天的结束,都是结束在玉鸟的晚歌中。这一天,野猫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来见玉鸟。

美丽的玉鸟,我和我的孩子都喜欢你的歌,我们可以做你的学生跟你学歌吗?

当然可以,唱歌让人有一个好心情,你们愿学我也愿教。

你是唱歌的行家,我请问什么样的姿态唱出的歌才最好听呢?

玉鸟想起来了,从没有人说过野猫爱唱歌。它为什么要说自己爱唱歌呢?从来只听说野猫最喜欢的是捉鸡吃鸡捉鸟吃鸟,它忽然说自己要学唱歌,一定是有什么企图,必须要提防它。

我在唱歌的时候,两眼都要闭上。唱得时间越长,眼睛就闭得越紧。闭上眼沉醉在歌声里,歌声就会更动听更美妙。

那今晚你就多唱几首吧,让我有机会把你美妙的歌声学会。我会成为你最满意的学生。

好的呀,没问题的。我多唱几首。野猫见自己的阴谋得逞,心里很得意。它告诉两个儿子,玉鸟唱歌的时候

我只悦春,我不悲秋。我安住夏天,也憧憬冬天,在冷暖交替中我选择远

行。我有我的温度,停驻是我的当下,远行是我生命的绵延。不要怪我只是短暂的陪伴,我已把我最热烈的倾吐献给你。

与我一齐远行吧,让

### 紫薇

小地梨

我们去戈壁上的飓风,螺旋般的横扫,肆意地拥吻,吻落挂满胡杨的沙尘,将低吟植入沙蒿飘扬的种子挂满星辰。

让我们在海面上凝聚,推起千层浪,拼命地翻卷,让亿万颗水珠敲碎你的忧郁,一朵朵喇叭花盛

是闭眼的,我要在她唱歌的时候,偷偷爬到树上咬她。她掉下去的时候如果还没死,你们俩马上用石头砸死她,我们一家人可以美餐一顿。

## 野猫觊觎玉鸟

马原

晚上唱歌的时候,玉鸟一直眯着眼,偷偷地观察野猫的一举一动。果然,野猫悄悄地上树了。它一直躲在树的背面,以防被玉鸟发现。当它爬到近处时,玉鸟忽然振翅飞到空中,迅速地用尖利的喙啄向野猫的双眼,剧痛让野猫丧失了平衡,失明让野猫从树上摔了下去。刚一落地,两只小野猫马上用事先准备好的石头砸过去,野猫妈妈瞬间毙命。

基诺山的鲜花品种最多,花期也长,而且基诺山没有冬天,每个季节都有怒放的鲜花。鲜花和玉鸟是基诺山的两大标志。更为难得的是基诺山没有恼人的野猫。有着美妙歌声的玉鸟在基诺山自由自在。

作为勐海最小的族群,基诺人的童话几乎每一个都是精品,干净、明朗、清澈见底,充满生机和活力,给人丰富的联想,给人类留下宝贵的生态样本。

一个小小的族群有如此丰盈的精神财富,不能不说是基诺山的幸运。

开在惊涛海岸。我不是紫薇、海浪或飓风。但我也

是紫薇、海浪和飓风。我是你掌心的温热,夏日街头的蒸腾,是七彩虹虹里那闪闪发光的橙,透明的黄绿,深沉的蓝紫。我把热情带给宇宙,把深情给了你园中的那一树紫薇,它为你粉紫了一整个夏天。

闲读《九诗心》,漫步在历史的深深巷,再次被黄晓丹江南烟雨般的才思浸透。这个女子太可爱,也太幸运了,她还是叶嘉莹的高足。

令人叹服的,是她用心灵的根须抓握千年光阴冲积下来的地垄,悉心种下独特的心思与见识,用灵魂沟通了九位大诗人,借人物活化历史现场,在辽阔的文化版图上,生成了一片又一片青葱的大观园。古树,旧苔,雨巷;野村,莽原,落日;离乱、流放,爱恨……流变不屈的朝代,九诗人携带各自的人生,一路马车劳顿翻山越岭,来到读者面前,鲜活的生活细节,身临其境的现场,声息相闻的温度,无论清朗与泥泞,都与你我同行。史与诗的交叠,因根脉深长而让人时不时生出一探究竟的好奇,即便是寻常地名,“白沟河”“常熟”“沙靖洲”,抓紧了,连根拔出来,无不腥香扑鼻,声声脆响在耳。

黄晓丹对笔下人物无不体贴入微,是怀了那人的心,衣了那人的皮,对诗人的生命层次与情感丘壑换位精准把握。黄晓丹从诗心通向诗心,其间生命相照的意趣,如同婴儿的小脚印,行行踩在古今滲透的心绪上,苦乐酸麻,同频共振,一波一波如同北极光,美妙难与君说。

类自然不准确,但好记,希望男女主人公不要记恨我。不知从何时开始,我接受了外国小说,且主动找来读。一个人,活着活着就走到自己的背面。原先坚持的陆续放弃,排斥的渐渐爱上。

这几本被我带来带去的书,在内容上真正做到了谁也不挨着谁。巴西作家亚马多的《金卡斯的两次死亡》,很薄的一本书。主人公金卡斯放弃体面生活,自愿成为流浪汉。死后,他的一班流浪汉朋友,把他从葬礼上拉走,又带他重温了一遍放荡不羁的生活,当然,尸体只是个被动的参与者,但巴西狂欢节特有的精神内核呼之欲出。西班牙作家亚马萨雷斯的《黄雨》,也很薄,不知道主人公是谁,不知道主题是什么,秋风吹哪页读哪页,每次都是一小段。如啜小酒一杯,不就菜。美

## 美妙难与君说

曲令敏

闲读《九诗心》,漫步在历史的深深巷,再次被黄晓丹江南烟雨般的才思浸透。这个女子太可爱,也太幸运了,她还是叶嘉莹的高足。

令人叹服的,是她用心灵的根须抓握千年光阴冲积下来的地垄,悉心种下独特的心思与见识,用灵魂沟通了九位大诗人,借人物活化历史现场,在辽阔的文化版图上,生成了一片又一片青葱的大观园。古树,旧苔,雨巷;野村,莽原,落日;离乱、流放,爱恨……流变不屈的朝代,九诗人携带各自的人生,一路马车劳顿翻山越岭,来到读者面前,鲜活的生活细节,身临其境的现场,声息相闻的温度,无论清朗与泥泞,都与你我同行。史与诗的交叠,因根脉深长而让人时不时生出一探究竟的好奇,即便是寻常地名,“白沟河”“常熟”“沙靖洲”,抓紧了,连根拔出来,无不腥香扑鼻,声声脆响在耳。

黄晓丹对笔下人物无不体贴入微,是怀了那人的心,衣了那人的皮,对诗人的生命层次与情感丘壑换位精准把握。黄晓丹从诗心通向诗心,其间生命相照的意趣,如同婴儿的小脚印,行行踩在古今滲透的心绪上,苦乐酸麻,同频共振,一波一波如同北极光,美妙难与君说。

类自然不准确,但好记,希望男女主人公不要记恨我。不知从何时开始,我接受了外国小说,且主动找来读。一个人,活着活着就走到自己的背面。原先坚持的陆续放弃,排斥的渐渐爱上。

这几本被我带来带去的书,在内容上真正做到了谁也不挨着谁。巴西作家亚马多的《金卡斯的两次死亡》,很薄的一本书。主人公金卡斯放弃体面生活,自愿成为流浪汉。死后,他的一班流浪汉朋友,把他从葬礼上拉走,又带他重温了一遍放荡不羁的生活,当然,尸体只是个被动的参与者,但巴西狂欢节特有的精神内核呼之欲出。西班牙作家亚马萨雷斯的《黄雨》,也很薄,不知道主人公是谁,不知道主题是什么,秋风吹哪页读哪页,每次都是一小段。如啜小酒一杯,不就菜。美

## 秋天读不完

王国华

在塔中行走的场面之宏大、个体描述之精细,但结果还让人揪心。匈牙利作家克里斯多夫·不识字的人》中有一个中篇小说《昨日》,由八个几千字的小短篇组成,每一个都可以视为单独的故事,但上下连贯起来,就是另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。这几个故事,我总是特意从中间拣选一段读,始终读不完。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《一日长于百年》,写偏远小镇上铁路工人的生活。我只挑着读每个章节中的风景描写,读着读着,仿佛置身



粉色 (布面丙烯) 金宇澄

水八仙包含茭白、莲藕、水芹、芡实、慈姑、荸荠、莼菜、菱角,是江南水生蔬菜合集。我在闽南时只见过菱和藕。小时候吃的是乌菱。带壳的老乌菱洗净煮熟,黑亮的壳咬开后露出灰白色的菱肉。老乌菱尖而硬的两头形如牛角,必须从菱角正中隆起处下嘴,把它咬成两截后,在尖角处着力,将菱肉挤到口中。若是用力过猛咬碎了,粉末簌簌落下,吃相便有点狼狈。老乌菱的肉粉糯微甜,味道有点像栗子,是彼时儿童天然的零食。

到了上海后认识了可生食的水红菱,颜色娇美,味道比乌菱甜。菜场里偶

尔还能见到一种绿白色的四角菱,前后两角舒展,左右两角收拢,摊主说它叫“馄饨菱”,细看果然像馄饨的模样。馄饨菱去壳并不难,在两侧各斜切一刀,从中间掰开,白生生的菱肉破壳而出,素炒、炒肉,煮汤都清甜。菱的味道好在一股清气。提到菱,我总想起《红楼梦》里的香菱,这个名字是宝钗替她取的,夏金桂说“菱花香不过桂花”,她自辩“清香非花香可比”,一语道出菱花与菱的特质。菱原产于南方,没见过菱的北方人第一次吃,往往不知从何下手。明朝的江盈科写过一篇短文:“北人生而不识菱者,仕于南方,席上啖菱,并壳入口。或曰:‘啖菱须去壳。’其人自护所短,曰:‘我非不知,并壳者,欲以去热也。’问者曰:‘北土亦有此物否?’答曰:‘前山后山,何地不有?’夫菱生于水而曰土产,此坐强不知以为知也。”自护所短的结果是引人发噱。小时候吃的藕都是脆藕,刮去外皮生吃,记忆中将它更多地归于水果类。现在吃得细致了,水生植

物一般不会直接入口。夏日子里蔬菜其实属于“夏淡”期,脆藕却正当时令。两节脆藕去皮竖切成丝,沸水中焯熟,葱花爆香后入锅,加盐和一枚剪碎的干辣椒快炒,最后洒上白醋,酸辣爽脆十分下饭。粉藕适合初秋吃。风有点凉意了,网购几段洪泽湖的粉藕,切块与排骨置于瓦罐中小火慢炖。一罐闪着红亮光泽的汤里,软糯的藕块往往比排骨先被捞完。一时吃不住的粉藕,外面的污泥保留着,用保鲜膜裹好置于冷藏室,可以保存一周左右。

菱与藕搭配恰是妙品。水中滴些白醋,脆藕去皮切薄片浸入其中,沥水后热锅翻炒,加点凉水,再放入嫩菱和去筋的荷兰豆同炒,即成青绿可人的“荷塘小炒”。我在苏州山塘街吃过一道素雅的荷塘小炒,是用嫩藕、鸡头米和菱角炒制的。鸡头米也是水八仙之一。新鲜的鸡头米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水煮,出锅前撒一点糖桂花。苏州鸡头米,以葑门南塘为佳。一碟素白的苏州荷塘小炒,有种不动声色的吴地风雅。

师姐出了新著,说是新著,也不全是新著,是修订版。这本书已经是第三次修订了。初版和再版我买过,自然这第三版也不会落下。我年前出了本新书,打算快递给师姐时,她回复我说,不要快递了,她会下单的。其实对于感兴趣的书,还真不如直接在网上买,下单后所有的书都整齐堆放在家门口,而且还有一种神秘感:你不知道吧,这些都是我要看的新书。

下单在网上购书,通常隔一天就到了。第一时间打开包装,抚摸着书封,拣最重要的部分先睹为快,这种新鲜感实在怡人。有“书”自远方来,岂不快哉?今天无杂事,正好可以在家好好看书。正在看加拿大作家艾丽斯·门罗的《逃离》,大作家的手法果然不同凡响。正打算一鼓作气看完,快递来电,打开房门,只见门口堆满了网购的新书,其中就有师姐那本“第三版”。

二十多年前,在学校里读书的细节,像影片的镜头一样闪现,我那时总是哪里好玩就往哪里扎堆,而师姐那边,是最好玩的了。她和她的那些朋友,聊天都是可以聊到深夜的。我自然是不放过每一次去她那里的机会。如今我们都已经五十出头了,二十年过去了,弹指一挥间。

翻开师姐的新著,书里有一枚书签,很精美,我赶紧抽出来,插在正阅读的《逃离》中。把五十岁当三十岁用吧,岁月正在大踏步地向前进,我得抓住每一个缤纷的瞬间。

辛渐

这是普通人与国家紧密相连的感情故事。请看明日本栏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

书香伴秋韵  
责编:郭影

十日谈

十日谈

十日谈

隔壁公司

赵款款

前两年我们搬进了新的办公室。一个很不起眼的园区。在东边,紧挨着五环。周围交通不咋方便,点外卖都在两公里以外。我们在二楼。很难跟外卖小哥准确描述方位,经常接通电话以后,需要站在窗边,盯着下面的黄色衣服喊:拐弯,拐弯,别直走!看见小门了吗?上来,上来,我们在二楼。基本上90%的小哥都会直走,把我们的外卖、快递放到隔壁公司的前台。于是,我丢过咖啡、生煎包,还丢过一双网上买的人字拖。有一次,我买的绣球花在他家前台的桌子上放了一晚上,第二天才领回来。看着蔫了唧唧的花瓣,我忍不住吐槽:什么破公司!抢我外卖抢我快递毁我花花!

某个普通的工作日,下班坐到车里了,看到外面有人遛狗。L先生说:呀,这不是陈晓卿?然后,这个人居然把我放车里,他下车去social。片刻,回来说:嗯,就是他。在咱们园区上班呢,就在隔壁公司。啊?那个被我吐槽的破公司,竟然是他的?大名鼎鼎的陈晓卿导演竟然跟我们在一起,在这个不起眼的园区?再看隔壁公司的招牌,赫然写着:稻来传媒。

自那以后,这个不起眼的园区在我眼中都有了滤镜。俗气的月季花,不讲究的凉亭,没咋打理过的草坪,都有了几分隐士不羁的、大俗大雅的格调……

再来看美食纪录片的时候,留意到片尾都写着:稻来传媒制作。不禁在想,那些美轮美奂的食物拍摄,流畅的剪辑,还有纪录片的创意,一次次的开会,应该就是在在这个园区完成的吧。后来,我听他录播客推荐北京的美食。说办公室有个小厨房,他经常自己做饭邀请朋友来吃。搞得我总想找借口去看看,厨房长啥样。找个啥借口呢?难道说外卖送错了?

抓住每一个缤纷的瞬间

辛渐

这是普通人与国家紧密相连的感情故事。请看明日本栏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

十日谈

十日谈

十日谈

十日谈

十日谈

十日谈

十日谈

## 程砚秋的气节

赵建中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,日军占领了北京(当时称北平)。在当年京剧演出中,有一种类型叫“义务戏”。与普通的营利性公演不同,该戏演出的所得款项或捐献由政府。

日军占领北京后,就鼓动北平梨园公益会举行“义务戏”演出,并明确说将所得款项捐献给日本,用以制造飞机。当时,有大半的京剧演员在胁迫下出演,但程砚秋断然拒绝。他气愤地说:“为日本人演义务戏,给日本人买空袭中国人的飞机,哪有这么荒唐的事!”程砚秋这样的名角拒绝出演,日本人自然不会坐视不管。北平梨园公益会专门派人对他进行劝说,请求他为了北京的京剧界,能委屈出演。对此,程砚秋义正词严地说:“我所做事情的全部责任都由我一个人承担,不会给别人添麻烦。为日本人献飞机而演义务戏,我程砚秋即使被枪毙也不能演。请告诉日本人,不要打抗梨园同伙,如果我有罪,就直接来找我。”结果程砚秋没有参加演出,并因此被当局列入黑名单。

日本人不可能就此罢休。果然,特务很快打来了电话:“我们的友好国家日本说想使用你《春闺梦》的剧本,我马上派人过去,请准备好给我。”《春闺梦》是程砚秋自编自演的剧目,表现了反战的题材。不久,特务机关人员来到程砚秋家,强令他交出剧本。出面接待的程砚秋的妻子断然拒绝。

她厉声说:“剧本不在家里,即使在家里,也不能交给不认识的人。”特务被她的气势所压倒,于是就悻悻地转身往外走。临走时还撂下一句话:“今后在你们嘴上说不会发生什么事情,最好小心点!”

程砚秋决定实行“闭心闭目闭口”的“三闭主义”。后来,他带着家人搬到北京郊县一个叫青龙桥的农村从事农业生产,以放弃演艺事业的方式,断绝与日伪合作的一切可能,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重返舞台。程砚秋用实际行动维护了民族尊严,与梅兰芳一样,成为当时文艺界坚守气节的典范。

